



# 大会

第七十二届会议

## 正式记录

Distr.: General  
15 December 2017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 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 第四委员会

#### 第 4 次会议简要记录

2017 年 10 月 4 日星期三下午 3 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拉米雷斯·卡雷尼奥先生 .....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 目录

议程项目 37: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其他议程项目所未涵盖的领土)(续)

听取非自治领土代表和请愿人申诉(续)

本记录可以更正。

更正请在一份备忘录内，以一种工作语文提出，并反映在记录文本上。更正请尽快送交文件管理科科长(dms@un.org)。

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7-17451 (C)



请回收



下午 3 时 10 分开会。

议程项目 37:《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其他议程项目所未涵盖的领土)(续)(A/72/23(第八、九、十、十一和十三章), A/72/74 和 A/72/346)

听取非自治领土代表和请愿人申诉(续)

1. 主席说,根据委员会的惯例,将邀请非自治领土代表在委员会发言,并邀请请愿人在请愿人桌前就座;他们发言后即全部退席。

关岛问题(续)(A/C.4/72/4)

2. 汤姆先生(美国加州暗黑破坏神谷学院太平洋岛屿学生会)说,四千多年来,查莫罗人一直耕种、珍爱他们的土地。在外国人手中,这片土地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美国政府试图剥夺查莫罗人生于斯长于斯的领土,另外还侵犯其权利和自然资源。神圣的土地是被人抢走的,不是我们主动给予的;这片土地被外人以异乎查莫罗人的发展方式加以改变,现在已是面目全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千上万的查莫罗人被美国军队强行逐出其土地;无地的查莫罗人继续受到这一历史不公正行为的影响。

3. 最近,美国提起诉讼,试图剥夺关岛原住民的权利;美国方面始终指望关岛原住民服从美国联邦政府的决定,却不让他们发声,也不给他们权力。设立了查莫罗土地信托委员会,目的是向没有土地的查莫罗人提供租约,该岛面积 212 平方英里,仅划出其中的 15%用于此目的。关岛原住民利用自己正当拥有的土地,不应当需要美国政府批准。委员会应当组团访问关岛,以便会晤查莫罗人并更多地了解其斗争情况。联合国应当更直接地同查莫罗人接触,并教育查莫罗人了解拥有自决权力的含义。

4. 圣尼古拉先生以来自关岛的学生的个人身份发言。他说,由于距离和殖民化基础设施的关系,关岛人民每每得不到学习科学的机会。事实上,殖民化作为一种实验,在当代是得不到人们赞同的。关岛人民成了实验用鼠。关岛人民的力量往往被低估,但他相信,关岛人民有能力做出大事业来。委员会拥有帮助关岛人民摆脱枷锁、迎接光明未来的权力。他敦请委员会相信关岛人民无限的潜力。

5. 阿罗约女士(旧金山大学太平洋岛民协会)说,她在访问关岛一处古老的查莫罗人村庄时被告知,她要有军人身份牌才能探访祖居;这一点令她感到震惊。许多耕地被管理国强行征用,成为军事基地,这样,人民便失去了谋生的手段。许多人参加了美军,靠吃军饷为生。人民被逐出自己的土地,陷入贫困之中。美国的军事化和占领使得查莫罗人无法从精神上同其历史相联系,许多人被迫迁往他乡。

6. 关岛保健护理的质量帮了查莫罗人倒忙;查莫罗人依赖西药,失去了与其传统疗法的联系。军事化对他们采集其先人所用的药用植物构成了威胁。由于管理国所造成的破坏,查莫罗人无法延续其传统的做法。他们学习历史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长者了解,但查莫罗人在本土却成了日益缩小的少数民族,这样,其民族就兴旺不起来。

7. 联合国必须组团访问关岛,在非殖民化方面同美国接触。她会支持此份关于关岛的决议草案,其中谴责美国计划在关岛北部为海军陆战队建设设施和射击场,那将造成重大破坏。美国在未经岛民同意的情况下,打算摧毁一千英亩的石灰石石林,不让人们前往圣地,并污染岛上主要的饮用水源。她敦请委员会对这些违反国际法的破坏性计划采取强硬立场。

8. 彼得森先生以纽约市立大学教授的个人身份发言。他说,他研究了美属太平洋岛屿的自决和独立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占领了由日本管理的岛屿后,坚持认为这些岛屿应当永远受美国控制。美国不在托管理事会争取此项目标,却在安全理事会这样做,因为它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只是在第四委员会、后来也在四委附属机构的坚持努力下,密克罗尼西亚地区的帕劳人民、马绍尔群岛人民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人民才成功赢得了独立。

9. 他作为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代表,出席了联合国若干会议,并要求美国代表解释其某些立场的原因。美国代表说,他们只是在执行当天上午华盛顿国务院下达的指示。美国对领土及原住民所做的一切,它自身并不了解。而密克罗尼西亚人则有着极其清晰的方案,尤其是就土地和战略位置而言。另一方面,密克罗尼西亚人注意到,夏威夷人在失去对其土地的控制权之后,在本国就靠边站,失去了公民权。他们决心

避免同样的命运，抵制美国为了能永久出入密克罗尼西亚土地而施加的压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许多战斗就发生在密克罗尼西亚地区，当地人民绝对不希望其岛屿再次被毁。他们拒绝了美国主动给予保护的提议，指出，要说他们有什么可担心的话，那就是美国在当地的的存在。关岛与这些岛屿的境遇一样。

#### 新喀里多尼亚问题(A/C.4/72/5)

10. 热尔曼先生(新喀里多尼亚政府主席)说,《马提翁协议》为 30 年的和平、协作和经济社会发展铺平了道路;在《协议》生效后,从政治角度重新调整选区的平衡并重新分配选区,促进了支持独立群体派代表参加各省机构以及立法会和政府。在预算方面,两个支持独立的省份得到了拨款的半数,尽管他们只占人口的四分之一。

11. 《努美阿协议》的实施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法国主要对外交、司法、国防、公共秩序和货币负责。然而,即使在这方面,新喀里多尼亚也发挥着某种作用;新喀里多尼亚可以加入国际组织,派遣代表并签订协议;它拥有民事习惯法方面的司法权力,可以颁布法律;现在正吸收喀里多尼亚人参加警察部队。在权力移交之外,法国支付了相当于领土预算额 25% 的财政补偿。

12. 在新喀里多尼亚经济主管当局领导下,在北部省和洛亚蒂群岛省制定调整战略,内容包括在全国最大的镍矿公司获取 51% 的份额,并且把现有的私有土地半数以上重新分配给卡纳克部族。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 250%,成为太平洋区域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外的最高值,就业率翻了一番。新喀里多尼亚人现在在就业方面享受优先,最低工资翻了一番。尽管如此,新喀里多尼亚家庭有近五分之一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因此,实施了大范围的社会保护计划,工作取得进展,尤其是在保健和教育方面。2016 年制定的新喀里多尼亚教育项目争取满足那些未从学校系统获得证书的青少年的需求。

13. 由于法国政府提供了大额贷款和资金,新喀里多尼亚的三家镍厂正在渡过全球镍危机。他所领导的政府启动了一项经济多样化计划,支持农业、旅游业、可再生能源、出口和创新。正在采取步骤,控制通货

膨胀并增加经济竞争力。还实行了两项重大的税收改革。

14. 新喀里多尼亚针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巴黎协定》作出了自己的承诺,争取到 2030 年做到完全依靠可再生能源,且制定了其整个专属经济区的养护和健全发展计划;该经济区被列为国家公园。

15. 区域一体化是新喀里多尼亚解放和发展的基石,新喀里多尼亚是太平洋岛屿论坛的正式成员,而且现在还是太平洋共同体主席。该月晚些时候,新喀里多尼亚将正式提交加入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的申请。双边关系是政府战略的第二柱石,已同澳大利亚、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签署了合作协议。新喀里多尼亚要从经济上融入本区域,这依然是第三项目标。

16. 努美阿协议签署方委员会为迎接 2018 年自决问题全民投票,同意让新喀里多尼亚人在特别选民名单上自动登记,但其姓名从未出现在以往任何大选选民名单上的人员(不论其为卡纳克族与否)除外。自那以来,已从法律角度找到了该问题的解决办法,这些人因而也可以包括在内了。迄今为止,已对约 95% 的人口作了登记。

17. 他感谢委员会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多年来仁慈和有效地致力开展此项工作,并请他们放心,新喀里多尼亚政府在组织 2018 年全民投票方面,将听从联合国的安排。

18. 福雷斯特先生(卡纳克社会主义民族解放阵线(卡纳克民阵))说,2018 年全民投票应当是自由、公正的,应当按照《联合国宪章》进行。2014 年,特别委员会选举观察团证实了他所代表的政党对法国机制在制定选民名单方面的诚意的疑虑。应当要求各方遵守《努美阿协议》所赋予的义务,特别委员会应当在 2018 年全民投票之前、期间和之后访问新喀里多尼亚。联合国选举援助司访问团也应当成行。

19. 卡纳克社会主义民族解放阵线的政治目的在于实现卡纳克 / 新喀里多尼亚全面的主权,在太平洋地区成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世俗的、多文化和维护团结的国家。该党将继续在地方同基层群众进行多次协

商，宣传其建设独立国家的理念，同时在本区域和欧洲为此目标进行游说。

20. 《努美阿协议》并未始终得到遵守。权力的转移继续面临实际障碍，自然资源的管理依然为外国利益服务。在治理方面持续存在重大问题，现政府目前正忙于争夺新国家内的职位。各利益攸关方关于该国全面行使主权的对话也处于停顿状态。

21. 他相信今后数月间，联合国会坚定地支持把认真执行《努美阿协议》的工作重新纳入正轨，并落实有关第三个铲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的第 65/119 号决议。

22. 里韦罗·罗萨里奥先生(古巴)针对选民名单问题以及联合国专家为调查此事组团访问事宜，问：后来这两份名单有没有得到更新和修改？

23. 福雷斯特先生(卡纳克社会主义民族解放阵线)说，20 000 名卡纳克族人未被登记为选民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因而才请求联合国在同管理国讨论时提供援助，确保投票过程无懈可击。

24. 瓦米坦先生(喀里多尼亚联盟-卡纳克社会主义民族解放阵线和新喀里多尼亚议会民族主义者小组)说，一年后就要就全面行使主权问题举行全民投票，因此，联合国必须审议新喀里多尼亚执行联合国关于各国人民自决权的决议的情况，并评估管理国——法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被殖民的卡纳克族和其他族群为迎接 2018 年全民投票，自由、真正和透明地做好准备。

《铲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行动计划》指示管理国确保，该管理国所管辖领土内因移民或该领土人民迁移而导致的变化，绝不应影响到自决权的行使。就新喀里多尼亚而言，此项义务显然没有得到尊重，因为定居政策和投票标准使得卡纳克族在本国成了少数民族。

25. 几十年来，大家在投票要求方面争论不休。卡纳克民阵作出重大的政治让步，按照不同的政治协议，同意承认该领土内新抵达人员的权利。此项承认虽在居住期间方面有限制，但使得逐步巩固喀里多尼亚民族成为可能，不让这种情况无限期地发展下去，从而避免破坏不同协议的架构。

26. 然而，各方屡次试图摆脱各种政治和宪法制约，使得卡纳克族和非卡纳克族人之间的关系恶化了。这方面的一个典例就是有 22 780 名卡纳克族人被确认

没有得到登记，因此，就不能履行其自决权。在目前的数字战中，有人采用了操纵、利用和欺骗手段，可能会使得 2018 年公民投票的结果与实际情况有出入。管理国奉行了旨在改变领土人口组成的定居政策，未能履行其义务，反而播下了潜在的暴力和不稳定的种子，这可能会扰乱全民投票的进行。法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联合国内发挥了与其身份不相称的、然而却是真切的影响；法国是有能力认真处理此事的。最近，马克龙总统宣称，殖民主义属于危害人类罪。不能牺牲新喀里多尼亚人民决定其自身未来的权利，来维护法国更高的利益。行使自决权是新喀里多尼亚人的宝贵资产，岂容管理国侵占！在这个节骨眼上，联合国进行监督并给予支持，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7. 阿西亚·维瓦斯先生(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问，联合国访问团到新喀里多尼亚协助全民投票的筹备工作，什么时候动身最为合适？此行如何能够有效帮助保证卡纳克族人民参加全民投票？

28. 瓦米坦先生(喀里多尼亚联盟-卡纳克社会主义民族解放阵线和新喀里多尼亚议会民族主义者小组)说，2018 年初，需要特别委员会派出访问团，监督该进程的组织阶段，其后，联合国选举援助司将派团帮助制定选民名单。人民，尤其是卡纳克族人，会对联合国访问团的存在感到宽慰，因为他们知道，会采取必要步骤，来确保人民肯定能够在选民名单上登记。他本人不久将前往巴黎，与法国政府代表进行讨论。

29. 马乔罗女士(卡纳克族真相及正义委员会)说，她的父亲，埃罗伊·马乔罗，是卡纳克民阵主张独立的卡纳克族领导人，1985 年被法国警察暗杀。1980 年至 1989 年间被暗杀的所有支持独立的领导人(她一一复述了其姓名)的家属于 2011 年成立了真相及正义委员会。在卡纳克族起义反对法国殖民主义期间，死因可疑的死者名单要长得多。事实上，殖民国对那些希望走上独立之路者是草率处置的。针对所有这些死亡事件，发布了大赦令——证明责任其实应由法国来负——从而就将这些事件掩饰起来，而且无法提起任何诉讼。2012 年以来，卡纳克族真相及正义委员会再三

再四地要求将大赦令所涉档案重新对外开放，但没有结果。

30. 卡纳克族真相及正义委员会有权了解真相。她来到委员会，就是要求伸张正义的，并请求委员会在争取管理国公布有关秘密文件方面，提供支持。虽然新喀里多尼亚着重于和解和共同的命运，但没有真相、没有正义，和解就无从实现。在卡纳克地区发生的政治暗杀事件，必须要查个水落石出，为遇难者恢复名誉。

31. 杨诺先生(喀里多尼亚人民运动)作为反对脱离法国独立的人士发言。他说，四个反独立团体携手确保2018年以后、喀里多尼亚人在法国之内拥有和平的未来。大多数喀里多尼亚人都想继续当法国人。虽然在共190 000名选民中，几乎有30 000名喀里多尼亚选民因为对等让步的关系不能参加投票，但所有观察员都承认，大多数新喀里多尼亚人不赞同独立。新喀里多尼亚的独立并非不可避免。全民投票必须以透明、公正和合法的方式进行，才能取得无争议结果。与独立运动某些领导人的说法相反，在新喀里多尼亚的选民名单上没有做手脚，选民名单不存在违规情形。编制选民名单内的各委员会的联合国观察员可以证明名单的合法性。联合国观察员应当留任至最终名单完成之时，留任至2018年全民投票之前以及进行阶段。

32. 在非自治领土中，新喀里多尼亚属于特例。事实上，尽管双方处于政治对立状态，但在先后达成的两项协议(《马提翁协议》和《努美阿协议》)中，它们又是伙伴。希望双方将继续携手共建共同的未来。

33. 博艾瓦-米女士(全体喀里多尼亚人)说，她作为美拉尼西亚和法国混血的喀里多尼亚妇女，对能够生活在两种文化之中感到自豪和愉快。法国保障新喀里多尼亚各族群之间、甚至各部落之间的和平安宁，尊重人权、司法和平等待遇。法国社会模式提供了良好的生活质量、保健，为条件较差者提供廉价公共住房，以及养老金。仿照法国的制度，免费提供直到大学一级的教育，使得人们有机会出任高级别职位。

34. 新喀里多尼亚人口较少，将不能确保其自身的防卫，不能保护其居民免遭恐怖主义和气候变化等威胁之害。新喀里多尼亚被迫向其他国家发出呼吁，这样，

就会再度依赖他人，族裔间的紧张关系将会失控。必须尊重支持独立和反对独立的团体的不同观点，在即将举行的全民投票中，要让他们发出声音。独立是个很浪漫的想法，却没有任何坚实的基础。不应当为了这一理想而牺牲居民的安康，不应当放弃喀里多尼亚人在现有安排下享有的优厚条件，去换取一个前景不明的未来。不独立，照样能实现非殖民化。

西撒哈拉问题(A/C.4/72/7)

35. 罗斯马林纳先生以国际法专家的个人身分发言。他说，摩洛哥自治提案是公平和灵活的；该提案给予撒哈拉人民高度自决，强调同所有各方进行谈判。该提案高瞻远瞩，目的在于以法治、保障自由和发展为基础，建设民主社会。撒哈拉人民将在本区域各机构中担任领导职位，并拥有他们所需的财政资源。人们可以相信摩洛哥会信守其提案中的各项承诺——这一点几乎毋庸置疑。政府对阿拉伯之春作出了回应，进行着影响深远的民主改革并推进经济增长，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流血的情况下实现的。他举例指出，英国可能脱离欧洲联盟，大多数英国人认为这会给英国经济带来灾难性影响。他警告说，西撒哈拉人口不多，经济规模不大，面临着更大的不稳定风险，特别是因为本区域深受内战之害，狂热民兵活动猖獗。

36. 肖尔特女士(美国-西撒哈拉基金会)说，西撒哈拉的撒哈拉族是正直、享有声誉的民族，他们信仰联合国的指导原则。支持撒哈拉族自决的人们信赖《世界人权宣言》。那些支持摩洛哥国王立场者，不是无视实际情况，就是受到政府的胁迫或贿赂；政府出钱进行大肆宣传，以掩盖真相、阻挠在此问题上取得进展。摩洛哥声称，萨基亚阿姆拉和里奥德奥罗人民解放阵线(波利萨里奥阵线)从事恐怖主义。实际情况正相反。尽管摩洛哥对无辜的男女老少实施了令人发指的侵犯人权行径，但撒哈拉族从来没有采取恐怖主义手段，并将继续遵守停火协议的规定。

37. 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西撒特派团)未能履行其任务，未能监督双方尊重人权，结果，发生了许多悲剧事件。在被摩洛哥占领的西撒哈拉，撒哈拉族被施以酷刑，遭到囚禁，还有人失踪。1975年以来，撒哈拉族大多数人都生活在阿尔及利亚境内肮脏的难民营内，有些人从未见过祖国。联合国对入侵、

侵略和暴力行为进行了奖赏。西撒哈拉局势依然是不可接受的。联合国未能举行全民投票，现在必须吁请摩洛哥国王终止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非法占领。

38. 利皮阿特先生(“我们”国际公司)作为熟悉廷杜夫难民营情况的人权活动分子发言。他说，撒哈拉族非但不是恐怖分子，而且只希望实现和平解决，从而能够返回故土。他们需要各方给予保护，以免受摩洛哥政府蓄意实施的侵犯人权行为之害。国际法院、非洲联盟和 70 多个主权国家承认他们的自决权。他敦请联合国责成西撒特派团对西撒哈拉的人权状况进行监测，并举行许诺已久的、关于领土独立的全民投票。摩洛哥的人权机制不能够、也不会做到公正的监测，始终辜负撒哈拉族的期望。

39. 虽然摩洛哥政府是好几份国际人权文书的缔约方，却不遵守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各项义务。摩洛哥全国人权理事会的设立，是一场闹剧和骗局。在警备森严的领土内，没有集会自由。撒哈拉族人民被施以酷刑，关在秘密拘留中心，得不到就业和教育机会，也无法承继其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西撒特派团工作人员旁观这一切，却无动于衷。摩洛哥国王拒绝接受独立的人权监测，就等于是赞同侵犯人权行为。

40. 国际社会有责任确保国际法得到尊重，确保联合国非殖民化进程(侧重于承诺就西撒哈拉人民自决举行的全民投票)顺理成章地进行到底。

41. 盖里布先生(阿尔及尔，国立高等政治学院)说，撒哈拉族有权让正义得到伸张。作为非洲最后一块殖民地，西撒哈拉的殖民化必须终止。摩洛哥入侵四十二年后，撒哈拉族依然在盼望所承诺的全民投票能够举行。联合国和秘书长作出了大量努力，但摩洛哥却不履行义务。显然，从摩洛哥在被占领土作业的方式来看，摩洛哥继承了前殖民主义主子的衣钵。此外，生活在难民营中的人们并没有得到有尊严的待遇。国际社会尚未充分理解撒哈拉族的处境。不仅实施了经济禁运，还进行了安全封锁，西撒特派团未能确保人权得到尊重，也未能组织全民投票。撒哈拉族紧急呼吁获得独立。

42. 塔勒布先生(青年促进青年发展)说，他出生在廷杜夫难民营，也是在那里长大的。在摩洛哥部队用国际上所禁止的凝固汽油弹和白磷弹轰炸西撒哈拉之

后，他的家人逃离了家园；他们到阿尔及利亚避难，阿尔及利亚高尚、勇敢地向撒哈拉族提供了支持，以抵制摩洛哥灭绝该民族的企图；阿尔及利亚的所作所为应得到国际上的赞许。

43. 联合国从法律上承认该问题为非殖民化事项和占领问题；他赞扬联合国这样做。现在要做的，就是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处理此问题，同时确保：安全理事会所有理事国(包括法国)尊重《宣言》，而不是支持摩洛哥这样的侵略政权、进而否决任何为西撒特派团规定人权任务的决议。摩洛哥占领西撒哈拉，造成了对人权的大肆践踏，非洲和国际的人权组织在这方面作了充分记录。摩洛哥自入侵以来，就继续剥削西撒哈拉的自然资源，尤其是渔业和磷矿。占领西撒哈拉，属于严重的犯罪行为，对撒哈拉族人民行使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和独立权构成了重大障碍。西撒特派团拥有 300 名工作人员，每年预算就有 5 600 万美元，却无所事事；它既没有组织全民投票，也未能对西撒哈拉的人权状况进行监测。另一方面，撒哈拉族 200 000 难民亟须得到资助。

44. 撒哈拉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他们的希望就是能实现和平解决，以恢复其对故土的权利。然而，他们被流放 42 载，处境坎坷，其耐心也正在接近极限。当前的僵局和联合国的软弱可能会导致战争爆发，其影响难以逆料。他们决心采用一切合法手段争取独立；只要是争取自由和尊严所需要的，他们甚至愿意献出生命。

45. 斯塔迈女士(中间派女性民主国际)叙述了廷杜夫难民营一名撒哈拉族少女被西班牙一户家庭收养的故事。她说，少女在返回营地访问其生身家庭时，被波利萨里奥阵线民兵绑架。收养她的继父为了她获释，前后奔波了两年，才知道她被劫持了，而且受到密切监视。少女在不愿意的情况下被迫成婚，而就在两个月前她还曾试图自杀。

46. 西班牙政府争取她获释的努力也遇到了挫折，因为波利萨里奥阵线的领导人不想开创先例，他们知道，另外至少还有 150 名撒哈拉族少女处于相同的境况。如果这名少女再次试图自杀，国际社会可就不好说不知情了。波利萨里奥阵线及其保护者就是这样保障移动自由和尊重人权的。

47. 艾哈迈德先生(美国撒哈拉族协会)说,该协会是代表撒哈拉族侨居海外者的第一个协会,试图向美国人民介绍西撒哈拉人民的斗争情况,并追究摩洛哥占领者的帮凶的责任。经过 42 年的占领之后,摩洛哥继续犯下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包括不人道的拘留、酷刑和杀戮。对格第姆伊兹克抗议活动分子进行的审判是出于政治动机的,从而显示了摩洛哥政府的本色。在基于畏惧心理的政治制度下,言论自由遭到剥夺,撒哈拉族无法发出独立的声音;领土的自然资源遭到剥削,撒哈拉族人民对其故土的控制权也被剥夺。
48. 尽管安全理事会通过若干份决议,要求尊重撒哈拉族的自决权,但摩洛哥及其强有力的盟国(如法国)却忽视或破坏争取实现和平解决的各项努力。他们一贯阻挠联合国自 1991 年以来同意的全民投票的举行;撒哈拉族是要走向全面独立,还是并入摩洛哥?全民投票给了他们选择的机会。
49. 西撒哈拉对国际法的公正性寄予希望,但对世界的冷漠又感到绝望;真是进退维谷,痛苦万分。撒哈拉族大多数青少年对于缺乏进展感到愤怒和沮丧,认为战事重开是打破僵局的唯一途径。他们需要安全理事会采取具体行动并作出真切的承诺。联合国在执行全民投票计划方面似乎犹豫不绝,其主要原因就是会员国缺乏意愿。
50. 法国应当停止削弱委员会的努力。委员会应当设立人权机制,给予人民言论自由。摩洛哥和所有有关各方必须坐到谈判桌上来,要表现出真诚的政治意愿,对和平与正义要抱有真实的信念。
51. 巴斯内特女士以个人名义发言。她说,她试图捍卫撒哈拉族的知识产权,并谴责媒体怀有偏见,或直接说谎,以转移人们对真实问题的注意。近 20 年来,被操纵的全球媒体系统置撒哈拉族于不顾;该媒体系统为了向世界人口的 1%提供服务,竟然牺牲其余 99% 的人口的利益。应当珍视和保护撒哈拉族,因为他们在争取自决和和平解决冲突方面,为世界放了一个榜样。流离失所的社会表现出了决心和机智,并且拥有丰富的知识。国际社会应当捍卫撒哈拉族的知识产权——这往往是他们的唯一财富——保护其资源,在他们自决的道路上给予支持。
52. 托马斯女士以律师的个人身份发言。她说,虽然在过去十五年来,西撒哈拉的摩洛哥人日子过得很兴旺,但领土内以及廷杜夫难民营的撒哈拉族继续面临十分低劣的生活条件。化解危机的办法在于举行多年前就许诺的全民投票。在 1990 年代,她曾在西撒特派团担任法律事务干事,当时,联合国曾试图举行全民投票;她就按照各方所商定的标准,参与指认有资格进行投票的人员。然而,就在 1999 年公布合格选民名单之后不久,摩洛哥(其在选民名单中塞进不合格候选人的歧途没有成功)就决定退出全民投票进程,因为它认识到,如果举行了真正公平的全民投票,摩洛哥可能会输掉。可悲的是,联合国不是按照国际法及双方停火协议、捍卫撒哈拉族的权利,而是允许摩洛哥这样做。摩洛哥声称,出于技术方面的原因,抑或是在围绕选民资格标准方面意见难以调和,才取消全民投票——它分明是在撒谎。
53. 现在不能算是为时太晚。联合国仍就可以举行全民投票。在技术、后勤和法律方面,并不存在妨碍全民投票举行的任何理由。所需要的只是联合国愿意最终站出来,抵制摩洛哥顽固不化的立场。她敦请委员会各位成员拿出这样做的勇气来。
54. 针对关于该问题的第一位发言者的言论,她说,因为摩洛哥过去对撒哈拉族作出的任何承诺从未兑现过,所以,撒哈拉族对自治提案中的承诺可能缺乏信心。事实上,他们要是接受了摩洛哥的任何承诺,那就是犯傻了。
55. 伦兹女士(没有忘记国际协会)提到了她在撒哈拉族难民营的生活经历。过去 20 年来,她所代表的组织在撒哈拉族难民营一直保持存在。她说,撒哈拉族在条件恶劣、寸草不生的撒哈拉大沙漠,营造出了一片避难场所。尽管经历了战争的苦痛和恐怖,尽管一场军事入侵导致他们流离失所,那些须负责任的国家也抛弃了他们,但他们的精气神依然活跃。周围到处传来生命之声:男人们自己创造就业机会,而妇女在照料家庭方面,则表现出十足的尊严、勇气和机智。大家欢天喜地地庆祝婚礼、迎接新生命诞生,而自己所亲爱的人安葬在他乡,又会令他们痛不欲生。
56. 有陌生人和朋友来访,他们都会依照传统,敬上三道茶,并进行诚挚的谈话。虽然若干国家的政府不

理会他们，违背承诺，但撒哈拉族彼此尊重，并尊重人类价值观。他们从贝都因人传统中继承的古老价值观随处可见：耐心、可靠、大方，希望取悦于保全他们存活的上苍。

57. 她 1999 年初次访问难民营时，联合国一名工作人员过来跟她接触，这名工作人员在为准备举行的全民投票记录合格选民姓名。在其后的 20 年间，她再也找不到联合国在难民营推进全民投票的一丝证据；她想知道原因何在。她敦请委员会让撒哈拉族有机会发声。

58. 恩加帕乌女士以个人身份发言。她说，把西撒哈拉问题说成是非殖民化事项，从历史角度而言是不正确的。相反，应当把该问题理解成为冷战和东西方意识形态分歧的遗留物。应当联系摩洛哥本身独特的非殖民化过程来看待该问题。摩洛哥被两个殖民大国瓜分，独立后才开始逐步收回其领土，最后一块是 1975 年西班牙最终撤出后的撒哈拉地区。摩洛哥收回前西属撒哈拉其他任何地区，没有一个人反对；到了南方最后那片地区，问题就来了。西撒哈拉当地居民赞同摩洛哥提出的自治提案。她希望新近任命的秘书长西撒哈拉问题个人特使将从中牵头，促使各方在此提案的基础上谈判达成政治解决。

59. 对于非洲和平与安全而言，解决西撒哈拉争端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意义，将消除北非一体化和发展方面的一大障碍。摩洛哥重返非洲联盟，这是可喜可贺的事。

60. 洛伦索女士(西撒哈拉基金会)以人权活动分子身份发言。她说，摩洛哥是非法的占领国。在超过四十年的时间里，撒哈拉族生活在被占领状态下，其最基本的人权遭到肆意践踏，廷杜夫难民营中的难民饱尝苦辛，隔离墙附近成为雷区，自然资源遭到掠夺，使得撒哈拉族陷于贫困，数十万定居者迁入，改变了领土的人口组成结构——这些都是没有疑义的。摩洛哥不希望举行全民投票，因为它知道它会输掉。摩洛哥提出自治方案，因为它急需撒哈拉族的资源来求得生存。

61. 他们进行政治审判，把格第姆伊兹克抗议活动的撒哈拉族政治犯处以无期徒刑，但除了在刑讯逼供下签署的文件和施加酷刑者的证词之外，并没有拿出任

何犯罪和暴力的证据。其中一些政治犯目前正在绝食；有关方面公然违反《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日内瓦第四公约》)，把这些犯人关押在七所不同的监狱中。

62. 她详细说明了摩洛哥人对撒哈拉族囚犯施加的、令人发指的酷刑，介绍了摩洛哥进行杀戮和绑架的历史，指出，撒哈拉族错就错在相信 1991 年他们在联合国主持下所签署的停火协议会得到尊重。撒哈拉族从来就没有诉诸暴力，而是在耐心地等待举行全民投票。然而，摩洛哥王国既不遵守停火，也不遵守它所批准的若干国际公约。撒哈拉族在和平抵抗方面，为世界放出了榜样；国际社会却保持沉默，不采取行动，也未能保护撒哈拉族及其权利——这就是撒哈拉族所受到的惩罚。

63. 奥拉德女士以律师和法国律师协会成员的个人身份发言。她说，国际人道主义法(尤其是《日内瓦第四公约》)对人所能实施的最恶劣行径加以禁止，以保护受害者个人。然而，摩洛哥王国每天都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却无人过问。西撒哈拉被摩洛哥占领，这是客观事实。这一占领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应当提醒任何试图维护这一占领者注意，有些人在利用立国神话为危害人类罪开脱。

64. 摩洛哥拒不接受“占领”的说法，从而拒绝实施国际人道主义法，也许是因为它害怕，实施《日内瓦第四公约》后，人们就会质疑西撒哈拉自古以来属于摩洛哥的神话。摩洛哥的立场使人们想到了昔日强权大于法律的时光。国际人道主义法不能看冲突方的脸色行事，不能服从国家利益，因为该法的宗旨正是要保护个人免受国家之害。

65. 有 24 名参加格第姆伊兹克抗议的活动分子和支持撒哈拉族自决者在格第姆伊兹克营地拆除后，被拘留七年以上；她作为他们的辩护律师，向大家报告：她的客户要求应用《日内瓦第四公约》；该《公约》除其他外，禁止转移到被占领土之外及强奸。

66. 史密斯女士(波托马克学院)根据她以中学生身份同阿尔及利亚廷杜夫的撒哈拉族一道工作的经历发言。她说，撒哈拉族虽然文化极其进步，却过着勉强维持温饱的日子；世界对此坐视不管，这是不道德的。全世界难民人数达到了空前水平，而用于照顾难民的

资源却依然不变；所以说，解决西撒哈拉问题的时机已经到来。

67. 撒哈拉族难民的困境有一个清楚、可行的解决办法。《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若干决议支持撒哈拉族人民拥有自决权。然而，尽管成立了西撒特派团并一再作出了承诺，但仍未举行全民投票，若干家庭依然处于分裂状态。不应当再允许摩洛哥及其非法占领军阻挠国际社会承认撒哈拉族的权利。西撒哈拉的自由应当成为联合国的头等大事。虽然解放之路可能不平坦，但务必立即采取行动，确保完成西撒特派团的任务，这对保护撒哈拉族的权利、实现国际社会对该族自决的支持以及恢复联合国的信誉而言，至关重要。

68. 沃伯格女士(人人享有自由组织)说，她所代表的机构经常访问西撒哈拉，可以证明摩洛哥对领土内的基础设施、电力设施和人作了重大投资，那里的人权和经济、司法和社会改革不断取得进展。

69. 另一方面，被关在廷杜夫难民营的难民则继续面临食品短缺，营养不良情形日趋严重，其基本人权从来得不到尊重，波利萨里奥阵线则挪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应当对廷杜夫的人口进行普查和登记，这样才能确定人民的正确人数和需求，并打击援助物资失窃现象。难民营的教育质量很差；在没有中学的情况下，一些条件较好的青少年到阿尔及尔求学或出国留学，许多人不大愿意返回廷杜夫。事实上，波利萨里奥阵线驻古巴代表最近要求把撒哈拉族留古学生所得到的医学文凭发到廷杜夫去，以确保他们学成后返回难民营。人们对波利萨里奥阵线感到广泛不满，由于前景暗淡，撒哈拉族许多青少年加入了恐怖主义组织和阿尔及利亚陆军。波利萨里奥阵线贩毒，导致敌对派别之间爆发激烈战斗，妇女儿童成为受害者。

70. 人人享有自由组织认为，摩洛哥关于领土自治的提案能够解决这场冲突，使得廷杜夫的居民能够拥有与其西撒哈拉亲戚同样的机会。

71. 里韦罗·罗萨里奥先生(古巴)对刚才有人提到古巴提出异议，因为古巴并不是议程上的议题；于是，主席敦请申诉人发言时要贴近议程。

72. 阿巴先生(阿尤恩-萨基亚-阿姆拉区议会成员)说，他是民选产生的撒哈拉人，他的选区在摩洛哥撒

哈拉地区，即南部省份，包括阿尤恩、布吉杜尔、斯马拉和塔尔菲亚等城市。在摩洛哥撒哈拉的这两个地区，真正的撒哈拉人大量参与了选举。两个区域议会的成员管理其当地事务，在 2015-2021 年期间，联合预算额达 77 亿美元。按照摩洛哥国王 2015 年在南部省份启动的新发展模式，私营部门提供了预算的 54%，政府占 46%。当前的项目范围从经济和工业发展，到农业和渔业，乃至保健、高级技术和高等教育，以及基础设施不等，对建造第一条由撒哈拉地区通向大西洋的公路进行了巨额投资。撒哈拉区域议会在任期届满时，要对公众负责，并提出预算开支和项目摊款细目表。他所在的区议会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发展项目和创造就业机会以及筹款，使得区域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从而让撒哈拉地区人口实现自给自足。

73. 他和他的议员同事们作为撒哈拉人占多数的当地居民的合法代表，倾听人民呼声，同人民交谈，分担其日常忧愁，并增进其安宁。他们是撒哈拉人民合法的民选代表，在西撒哈拉问题上，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声称代表他们发言。

74. 巴哈伊女士(家庭保护)说，问题不在于西撒哈拉是不是摩洛哥王国的一部分，而在于撒哈拉族为什么被关在阿尔及利亚西南部的廷杜夫难民营。

75. 在摩洛哥所治理的整个地区，都具有透明度：在发生犯罪时，当局迅即采取适当行动，表明真正决心改进公民的权利和福利。所有摩洛哥人的生活都有了极大的改善，对妇女而言尤其如此。在摩洛哥，妇女是体制、政治和经济的组成部分，按照 2004 年《摩洛哥家庭法》——阿拉伯世界最进步的家庭法，享有广泛的公民权以及家庭权。按照摩洛哥自治计划，她们还积极参加自治、投票并竞选公职。

76. 另一方面，廷杜夫难民营大多数妇女处境很差，靠边站，没有移动自由。只有与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关系密切者才得到负责人的职位，享有出国旅行等特权。她收到了难民营中的妇女提供的第一手报告，称她们被剥夺了基本人权，被迫成婚和受到排斥和性侵害。要优先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使得国际社会能够核实难民真实人数，确认其需求并保护弱势人口。

77. 拉塞尔先生(摩洛哥)指出,有些申诉人藐视主席的警告,在挥舞旗帜。他要求主席恢复会场秩序,把捣乱分子赶出去。

78. 主席提醒申诉人注意,会议室内不准展示旗帜;发言不要跑题。申诉人应当遵守出席委员会会议的规则。目的在于避免会上出现任何形式的争议。

79. 哈丁女士(优先公关公司)说,在2007年和2008年的曼哈塞特会谈期间,媒体有机会获悉,波利萨里奥阵线不愿意进行真诚的谈判。秘书长打算重启摩洛哥与波利萨里奥阵线之间的谈判,这是令人鼓舞的进步迹象;在这一问题上,还是要强调,新闻媒体进行公正和中立的报道,才能让公众了解谈判者的心态。很明显,在有人怀着敌意和封闭心态的情况下,西撒哈拉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

80. 在西撒哈拉受苦受难者,42年来一直处于不确定状态,应当允许他们发言。从难民营回返者如同受过牢狱之灾一样,要重新进入民间社会,很费劲,而且往往不知道具体怎么做。也应当倾听他们的声音。

81. 她所代表的公关公司多年来盼望看到西撒哈拉问题得以解决、自治主张得到各方的赞同,因而希望通过开诚布公的公关活动,向公众展示最终谈判时的态度和氛围,以显示双方是不是秉持诚意来寻找解决办法的。

82. 厄尔布女士(绿洲教学布道公司)说,波利萨里奥阵线也许会欢欣鼓舞地宣称,在转运港扣留来自西撒哈拉的磷,是一大胜利,但真正受此类行动之害者是撒哈拉族人民本身。事实上,该区域开采磷矿的利润,100%地重新投入到当地,并通过与当地公司签署分包合同,使得当地人口直接受益。此外,76%的磷矿开采工来自南部地区。尽管丹麦政府参加了抵制,但丹麦外长证实,进口西撒哈拉的产品是合法的,西撒哈拉的居民从中获益。此外,作家扫罗·阿林斯基指出,抵制削弱了言论自由,长期而言,损害了经济结构中处于底层的人民——那些需要打工、挣钱养家者。

83. 波利萨里奥阵线正常进行抵制,其真正的受害者乃是生活和工作在西撒哈拉的人们以及难民营生活贫困者,对于他们而言,16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只是做梦。不要再玩政治游戏,应当赞同摩洛哥的自治计划,让分离逾四十载的家人能够重新团聚。

84. 伊兹女士(国会山祈祷合伙人)说,她敦请美国国会议员以及大使和其他领导人积极维护撒哈拉族难民的利益,并促进他们返回故土。国会许多领导人很感兴趣,将关注联合国将为西撒哈拉人和廷杜夫难民采取的行动。

85. 有人说,未能举行全民投票,原因之一在于东道国不允许对难民营内的人口进行普查。因此,她吁请委员会审议摩洛哥提出的自治计划,安全理事会称之为认真可信的解决西撒哈拉问题倡议。她请他们相信,在他们认真权衡各种方案、力图作出正确决定的过程中,她会为他们祈祷并给予支持。

86. 赫夫女士(教育儿童国际组织)说,欧洲反贪局显示,大量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被波利萨里奥阵线某些领导人拿到黑市上销售,并从中获利;她这才终于明白,装载为廷杜夫难民营残疾人准备的标准轮椅和特制轮椅的集装箱为什么没有运到。她本人也花了好几天时间苦苦寻找,却一无所获。波利萨里奥阵线成员在向国际社会作出政治宣示时,声称代表西撒哈拉人民;但他们的行为显示,他们根本无视西撒人民的利益。这表明他们对领导能力缺乏判断力。如果有名儿童依赖于运进难民营的食品生存,起初,因为食品短缺,儿童可能受影响,但本来为这名儿童准备的食物被拿到黑市上销售时,他就会挨饿了。不能容许这一情况继续下去,因为这只会鼓励其他机会主义者占委员会援助对象的便宜。

87. 赫夫先生(安全和保卫教育服务)说,由于未能解决西撒哈拉问题,萨赫勒地区和马格里布地区出现不稳定情形,这应当是所有有关各方更紧急关注的问题之一。在该领土的边缘地带,波利萨里奥阵线和联合国都无权处理个别肇事者,于是,有些无赖就横行无阻,肆意贩毒、走私武器和商品并贩运人口。这一地区无法无天的局面,使得整体不稳定情况雪上加霜。此外,波利萨里奥阵线与摩洛哥部队最近在盖尔盖拉特一带处于对峙状态,说明局势是多么的动荡。

88. 此外,欧洲战略情报和安全中心指出,由于存在大片开阔空间,边界管理不严,本区域各国之间缺乏合作,结果,恐怖分子开展行动时,全然不受制约。心怀不满者不一定会赞同恐怖分子的意识形态,但更有可能赞同使得恐怖活动增多的短期目标。事实上,

据报道，来自波利萨里奥阵线的 100 名战斗人员最近加入了在北非地区作业的恐怖团体。

89. 在一场国际灾难升级的情况下，国际社会不能坐视不管。西撒哈拉实现和平解决，将会在萨赫勒和马格里布地区促成稳定并击败恐怖主义。所有撒哈拉族人都应当按照摩洛哥自治计划返回故土，准备好努力建造基础设施、增加各项自由并促进民主，从而为家人造福，为子女营造更美好的未来。

90. 萨姆斯女士(安提阿社区教会)赞扬联合国发挥领导作用，在多年谈判期间让敌对双方走到一起，赞扬西撒特派团作出艰苦努力，以组织一次全民投票，尽管最终并未如愿。她说，西撒特派团在尝试第三种办法——在现实主义和妥协精神的基础上实现政治解决，联合国必须要审议摩洛哥所提出的自治计划，该计划得到了安全理事会以及一名前秘书长个人特使和一名前秘书长特别代表的支持。

91. 从一方面而言，自治计划将终止廷杜夫难民营中撒哈拉族难民的苦痛。那里的青少年获得良好教育的机会极少，很难获得能够维持生计的就业机会，儿童最为弱势，他们整个未来都受到威胁。波利萨里奥阵线从中作梗，试图在毫不妥协的情况下把其想法强加于人。

92. 阿尔库库先生以被占领西撒哈拉的人权活动分子的个人身份发言。他回顾了该地区的殖民历史，指出，1975 年摩洛哥入侵，启动了针对撒哈拉族的残酷、血腥的战争；战争期间，摩洛哥屡次违反国际法，犯下了种种罪行。只是在出现以下两种情形时，战事才结束：一，摩洛哥同西撒哈拉人民的合法代表——波利萨里奥阵线签署协议；二，摩洛哥接受由联合国主持制定的和平计划，其中承认人民有权通过关于自决问题的全民投票，自由选择其未来。按照计划，全民投票应在 1991 年停火协议生效 6 个月后举行。现在 25 年过去了，西撒哈拉人民仍在等待国际社会兑现其承诺。

93. 摩洛哥在几十年占领期间，继续系统性地侵犯人权，但通过针对本国和国际独立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禁令，成功地隐瞒了这些侵权行径。1991 年，被占领土的人口组成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摩洛哥定居者在经

济和财政因素的激励下，开始了又一次入侵。撒哈拉族原住民在其本土成了少数民族。此外，他本人就亲眼目睹了自然资源每天遭到掠夺的情形。西撒哈拉人民请求联大为早就应该举行的全民投票确定日期，并立即采取步骤，终止有人盗窃属于他们的资源的现象。

94. 阿布艾卢拉女士(威斯敏斯特学院学生)说，联合国曾允诺举行全民投票，使得撒哈拉族能在独立和加入摩洛哥王国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委员会连这么一项简单的承诺都未能兑现，这是很可耻的事。必须采取具体行动，帮助改变撒哈拉族的生活，使他们有权在免遭压迫和有辱人格待遇的情形下生活，并有机会得到医疗保健、教育和其他各种机会。成立联合国的目的是把世界各地的民族团结起来，予以保护，维护国际法，而不是维护大国利益。撒哈拉族看到在世界其他地方成功举行了多次关于自决的全民投票，也开始想是不是到了该自己处理自己事务的时候了。她生下来就是难民，她的父母亲身又是生在叙利亚境内难民营的巴勒斯坦难民；她清楚，很容易对联合国及外交努力失去信心；不寻求其他解决办法，很难做到。委员会应当确保人民不失去对它的信心，因为联合国的合法性取决于人们对联合国价值的信念。

95. 贾米森先生以个人身份发言，强调他不是领取报酬的说客，不代表阿尔及利亚，也不代表撒哈拉族领导人。他说，他作证所依据的，是他对撒哈拉沙漠内撒哈拉族难民营进行的五天访问。他得到了非常礼貌、周到的接待，组织工作井井有条，访问者的细节问题也颇受重视，这一点令他印象深刻。在难民营内，他可以自由地访问任何一个帐篷和人家，想和谁谈话，就可以和谁谈话，了解其生活状况、生活条件，了解他们是不是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受到扣押，他们基本上都作了否定回答。此外，他也得以向很深的穆斯林领导人自由表达其信念，包括他的信仰等十分敏感的问题。其他人可能会对撒哈拉族难民营内的不当活动提出指责，但他认为，如果这些指责属实，难民营就不会鼓励外部人士访问。

96. 巴苏尔先生(萨里三信仰论坛)说，同上一位申诉人不同的是，虽然他好几次提出请求，但从未接到访问难民营的邀请。难民营其实跟监狱营差不多，条件

每况愈下。除了援助物资失窃问题外，还有卖淫以及把青少年被拘留者用作毒骡的问题。更加令人不安的是，难民正在成为其他恐怖分子招募人员的沃土。难民营应当关闭，允许囚犯用自己的双脚进行表决。不论他们原籍为何，摩洛哥都愿意接受他们。委员会未能取消难民营，因而就要面对人们的指责。此外，局势动荡的威胁日益加大，该区域每一个人都受到威胁。在当代，要欺骗、误导和提供不实信息，并不容易。应当让撒哈拉人充满希望，期盼其故土明天更美好。他们应当拥有选择权，应当获释。

97. 阿尔贾巴里先生(巴勒斯坦-摩洛哥友好协会)说，摩洛哥通过外交手段，寻求以协商一致意见的方式解决问题，提出了自治提案，以解决人为的西撒哈拉冲突并促进摩洛哥南部省份的发展。他赞扬摩洛哥实现了经济复兴，并同非洲国家结成战略性伙伴关系。摩洛哥重返非洲联盟，在某些地方引发了恐惧，因为该国在战略、精神和经济方面具有分量。摩洛哥是撒哈拉北部地区打击贩运人口现象和恐怖主义的地缘战略力量，在严重问题(尤其是利比亚和萨赫勒地区的严重问题)危及整个地区稳定的情形下更是如此。摩洛哥致力于在其撒哈拉地区清除恐怖团体和人口贩子。希望委员会能够帮助达成政治解决，使得该区域重新实现普遍和平和安全，并消除恐怖主义。

98. 负责的解决方案必须经过谈判实现，并且顾及人权。几十万摩洛哥人在违背其意愿的情况下，被关押在廷杜夫难民营。必须要确定居民的具体人数，这样，为他们准备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才不会继续失窃。西撒哈拉问题不是殖民主义问题，而是摩洛哥领土统一的问题。摩洛哥的领土完整是不容谈判的。

99. 阮孟洪先生(越南非洲和中东研究所)说，作为熟悉该问题和该领土的研究人员，他认为，西撒哈拉自治是当前唯一可行的政治解决方案。两种观点的对立，过去导致出现了僵局；自自治在此两种观点之间作出折衷妥协，将能实现秩序和伸张正义；既维持了摩洛哥王国的领土完整，同时又尊重撒哈拉族拥有故土的权利。安全理事会屡次要求本着现实主义和妥协精神达

成解决方案，而自治计划将会满足安理会的要求。自治——现代解决争端的常见做法——绝非强加于人的解决方案，而是要在各方之间进行谈判。最重要的是，自治会给撒哈拉地区及其人民带来更美好的未来，会支持和平、发展和政治一体化。摩洛哥政府的议程设想加快撒哈拉地区的发展。已经规划了医疗、教育和文化领域的项目，从而会刺激当地发展。在政治方面，政府已表示有意推进和谐及一体化，事实上，2015年选举期间，两名撒哈拉族人已经当选撒哈拉地区两个地方议会的议长。

100. 西撒哈拉争端的双方必须要改变心态，认真考虑自治这一解决方案；该方案所服务的不是任何政治团体的最高利益，而是撒哈拉族的最高利益；许多撒哈拉族人沦为难民，处境凄惨，这一情形毕竟拖延太久了。

101. 帕先西亚先生(青年运动)说，问题在于全面恢复摩洛哥的领土完整。摩洛哥不幸曾被两个大国殖民。摩洛哥未能同时摆脱这两个殖民大国，因而不得不分两个阶段(1952-1953年和1975年)通过谈判来收回其领土。

102. 所谓的西撒哈拉领土同摩洛哥其他地区没有什么两样。柏柏尔人、阿拉伯人、安达卢西亚人的后裔以及其他人一齐汇合成了单一的民族，定居在南部大西洋沿岸到地中海到沙漠边缘的地区。摩洛哥好几个王朝就起源于撒哈拉地区；该地区不能从摩洛哥分离出去。该地区拥有同样的摩洛哥历史、同样的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族群，该地区的人民讲同样的语言，也遵行同样的穆斯林礼仪。在政治宣传网站，在热心支持第三世界一切分离主义事业的非政府组织的网站，是找不到摩洛哥及其南部边界地区的真实历史的。国际社会面临两种选择：或者分裂摩洛哥，或者尊重摩洛哥的领土完整并呼吁各方采取折衷方案；摩洛哥没有坚持简单的一体化，而是慷慨地提出了折衷方案。自治计划是解决这场久拖不决的争端的最佳战略。

下午6时散会。